

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 先驱者

——纪念王右木诞生一百周年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 先驱者

——纪念王右木诞生一百周年

中共江油县委党史办公室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成都

B

1.151

封面题字： 杨 超
封面设计： 吴德平
责任编辑： 任宝根
李 莎(特约)

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

——纪念王右木诞生一百周年

中共江油县委党史办公室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四川大学内)

江油中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06 字数190千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614-0111-6/K·15 定价：2.10元



三石木



1918年王作人
(左)在天津与王
太德合影



1918年王作人
(左)在天津与王
太德合影

1916年王右木
(左二)在自修社与
大德、郑××合影



1920年王右木
在自修社合影





本報自創刊以來，承蒙各界愛護，不勝感荷。茲因業務擴展，特遷至新址辦公。新址環境優美，交通便利，更便於讀者光臨。本報宗旨，在於報導新聞，傳播知識，服務社會。凡我同胞，如有任何消息或建議，請隨時與本報聯繫。本報將竭誠為您服務，不勝榮幸。

新蜀報社啟

本報地址

新蜀報社
地址：重慶市中區
電話：XXXXX

上海大華日報社
 本報地址：上海南京路
 電話：二二二二
 廣告部：二二二三
 發行部：二二二四
 印刷部：二二二五
 本報代售處：上海各大書局

本報地址：上海南京路
 電話：二二二二
 廣告部：二二二三
 發行部：二二二四
 印刷部：二二二五
 本報代售處：上海各大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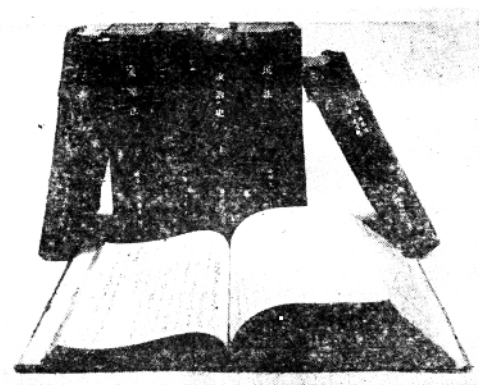
人聲

（此處為報紙正文內容，文字密集且模糊，難以辨識具體字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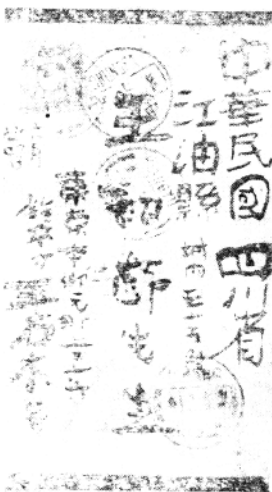
《人聲》
 報刊刊



王孟頫《中央黃河圖》局部



王孟頫《中央黃河圖》局部



郵政總局
 江油縣
 四川省
 郵電部
 中華民國
 郵政總局
 江油縣
 四川省
 郵電部
 中華民國



王六十七故居

烈士证



（刊出照片除署名者外，均为李向群、李春阳所摄）

序

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四川第一个马列主义先驱者王右木同志，他首建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 S. Y.，他开辟了党所指示的工人运动，第一次在成都建立了劳工联合会；他创办了四川第一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人声》报；他接受了党中央指示，在四川建党，发展了预备党员。正在这个轰轰烈烈地以无限忠诚和热情为党工作的时期，他在贵州失踪遇害。

今年值右木同志诞生一百周年，他的故乡江油县党政各界及全县人民，缅怀先烈，设馆纪念，出版《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邀请我写一篇序言。自念右木同志最早是我的老师，我的先生；我和他有许多直接接触，有亲身经历，即或仅是所见所闻，也都有切身的实际印证。从前我也为一种任务，写过几次右木同志的回忆，但苦于人证物证不足，缺疑亦留有疑痕。现在在中央领导下编写党史，中央和地方档案馆遵章可供材料，右木同志革命事迹，已大大昭示于人民，无须我再有赘言。但从我的感性认识，将我们接触中和亲身见闻中所知道、所能记忆的一些大小片段写下来，可以见到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想这样作还是有意义的。故写录如下文。我下文统称他为右木先生。

我在1912年，到江油县龙郡中学堂投考，首先见到教务长王右木先生，他向我出了一道国文题，一道数学题。在教室内的桌子上，我写了答案。不到一小时，学校即挂了牌，取录我为该校学生，我马上就由旅店把行李搬到学校。右木先生派人把我引到龙王庙的新宿舍里，安排了住处。我感到他的办事效率十分惊人。大概不到一个月，新生院来了一位舍监，是杨卓夫监督的儿子。他一来，就在墙边上随地小便，工作中又瞎指挥，我们非常不满意，便向右木先生反映。右木先生马上向杨卓夫先生提出，这个舍监以后也就没有再来了。这是我对右木先生最早的好印象。但过了不久，他为了要回到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复学，就到成都去了。

第二年秋季，我从成都共和大学校回到龙郡中学，他也正式由通省师范学堂理化专科毕业，回到龙郡中学担任理化教师。他担任全校几个班学生的物理、化学课，仅我们这一班每星期就有四小时。他讲课的态度非常认真，除了教材之外，他还补充了大量新的内容。他上课时手执各色粉笔，一切理化的专名词、术语及重要内容，都分别用不同颜色的粉笔整齐地书写在黑板上。他在讲台上口不停说，手不停挥，字斟句酌地向我们讲说，务使我们听懂。我们大家都感到他的讲课不仅听得很清楚，而且了解到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全校同学对他都非常满意。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就是我和他还有一层更为亲切的关系，他的家在学校斜对门，他的侄子王大德是我班最小的一个同学。大德随时把我领到他家里，因为他的父亲，也就是右木先生的大哥王初龄先生过去曾经住过匡山书院，和我的伯

父和父亲同学。由于有这样一层关系，初龄先生就委托我给大德讲一些语文，因而初龄先生、右木先生和我之间也就比一般师生多了一层亲切的关系。所以，右木先生很欢迎我星期日能到他家去玩。

记得有一次，图画老师指定我们画一幅擦笔画的马头，同学们都感到这是一个难题。右木先生就在他家的书房里指导我们在示范的这一幅马头上画上许多小方格，又在我们的画纸（专门画铅笔画的瑞典牛皮纸）上照样画许多小方格，然后利用这些方格的位置把马头描到我们的画纸上，于是，我们画的马头和老师画的马头几乎不差毫厘，我们也因而学到了一种模拟的画画技术。右木先生的这种善于启发、诲人不倦的精神，给我们又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这时，听说右木先生将往日本留学，我们对他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因为右木先生是学理科的，我们总以为他要去日本专攻自然科学。后来，他在日本学习时，放弃了理科，改学政治经济。我们知道后，感到很失望。在他回国探亲期间，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救国。中国如不从政治方面来一次大的改变，自然科学学得再好，也难有益处。”这时我们才知道他留学的目的不是学好一门技术，解决个人名利问题，而是为了拯救当时的中国，这多么令人钦佩。

大概在1918—1919年之间，听说他已由日本回到四川。1919年上学期，他呆在成都，找我约集当时在成都高师肄业的，过去在龙郡中学堂的学生到家座谈。这时，高师正有四位龙郡中学堂的同学（江油熊斌，字佩玖；瞿国钧，字子云；杨治，字伯震；彭明徐××）行将毕业，右木先生

和他们初次见面，主要谈了一些当时的政治问题，特别谈到四川的军阀割据和封建势力统治的危害，他希望几位同学毕业后回县后，“首先团结一部份进步青年，对军阀、官僚和地方上的旧势力作些斗争，把地方上的新鲜空气抄动起来。”他说：“这样作才是我们的最大希望。”这时五四运动刚刚开始。这几位同学马上就要毕业，急切盼望的是今后的职业问题，因此，对右木先生的一席谈话并不十分感兴趣和理解，认为右木先生在国外留学太久，不太了解地方上的实际情况，所谈“太理想了”。但大家对右木先生的言论和精神，也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感动。我当时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个积极分子，听了这次谈话后，感到右木先生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他一心一意都用在国家大事，他的精神正符合当时的五四精神。我对他抱着很大的期望，但是我们的接触却非常之少，也不知道他在成都搞什么工作？大概到了1919年下期，才听说他已接受了高师的聘书，分任学监和新班学生的日语课程。他何时到学校，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当时已是高师四年级学生。他管的是初年级，所以没有听过他的讲话，也没有在校同他接触过。当时五四运动在成都闹得轰轰烈烈，高师是运动中的一个神经中枢，我也非常忙碌，所以他也没有和我谈过运动中的问题，仅仅从一些侧面知道他和许多学校的青年发生了联系。他是从侧面支持五四运动的一位积极者。

1920年暑假，我毕业回家。1921年暑假，我由家乡回到成都，马上和袁诗尧同志会合，离开成都，到了南充中学。在我和诗尧去南充前，曾到右木先生的寓所去看望过他。他表现得英气勃勃，谈到成都的学生大有希望，谈到

成都工人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并谈到需要把这些进步力量组织起来，向着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走去。他对我们到川北，更热烈支持。我们听了之后，对他更为尊重。在这以后，除了寒暑假到成都一行外，我们和他少有接触，但是由他发动和领导的许多惊人事业，我们都犹如直接参加，亲临其境。

第一件大事：1921年冬天，右木先生在成都成立了“马克思读书会”（这是正式的名称，不是“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后来发展为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他还约我参加，但我没有力量担任。

同时，右木先生组织了些青年学生会员，在许多工人吃茶、开会最集中的茶馆，化装成工人模样，和工人群众打交道，还成立了一些平民夜校的组织，教工人读书识字，进行一些初步的工人运动的工作。右木先生有时也亲自参加这一工作。由于这些活动的开展，因而在后来“读书会”发展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时候，在长机帮、生绵帮等单位也建立了劳工组织，最后发展为劳工联合会。四川的工人运动从此奠定了由党领导的基础。

1922年2月，右木先生独立创办、出版了《人声》报。他的薪资完全用于办报，他的力量也完全用于办报。该报第一期上登载了袁诗尧同志一篇在南充《民治报》也拒绝发表的文章。我们在南充也成了《人声》报的推销员。《人声》报大胆揭露了江油县驻军的罪恶，激怒了驻军的一个团长，这个团长迁怒于右木先生的大哥和二哥，结果二哥被驻军整死，大哥王初龄先生也遭受迫害。右木先生对此毫不气馁，《人声》报也未因此而减弱了火力。从这一件事使我得

起了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向江油、彰明县的四位同学讲的一席话，他是真正的付诸于实践了。

还有一件值得指出的事：当《人声》报开办时期，高师附中的两名最进步的学生刘先亮（后来是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在川东牺牲）和马静沉（解放后盐亭中学地理教师），因反对学校一些落后措施，被学校开除。右木先生其时正是高师附中的政治课程教师，他马上把这两个无依无靠的学生延为《人声》报的编辑和记者，解决了他们的工作、学习和温饱问题。后来马静沉告诉我：“当时《人声》报的工作是极其艰苦的，我们和右木先生全家有时一天只能吃两个锅魁度日。”

就在这一时期，右木先生还积极倡导和参加四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挺身担任教职员代表，率领学生到省议会正式请愿并抗议。议长熊晓岩指使流氓大打出手，包围打击代表团，右木先生和许多学生都受了伤。这次事件是四川教育界职工和学生与军阀们的第一次大较量。斗争结果，在军阀们的淫威压力下，右木先生反而遭到解聘，他随即到了上海，和党中央、团中央接头。在得到中央的指示后，又回到四川继续工作。三年前，阳翰笙同志来成都告诉我，他也亲自参加了这次运动，事后就到了上海。

右木先生对党无限忠诚，遵守党的纪律。他原来对国民党的看法，认为是不屑与谈革命，特别是在1922年被熊晓岩包围打击之后，更有这种看法。但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和国民党合作之后，他从广州、上海回到成都，立刻在党内宣传国共合作的必要，说服了许多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并且同熊晓岩又挑起手来。他利用一个同志和杨森的关